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儀禮義疏卷二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瑩

侍讀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王燮憲

謄録監生臣張五誥

欽定儀禮義疏卷三十一

覲禮第十

正義鄭氏康成曰覲見也覲禮於五禮屬賓大戴第十六小戴第十七別錄第十 又曰覲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事 敖氏繼公曰此篇主言同姓大國之君入覲於王之禮初無四時之別與周官秋見曰覲之意異

案穀梁傳及王制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是四時之朝覲宗遇皆可名朝朝又可名覲虞書言乃日覲四岳羣牧詩韓侯初立來朝曰韓侯入覲春秋傳晉侯朝王於河陽曰出入三覲此篇覲禮而篇内亦云朝是朝覲可通言也但惟諸侯覲天子得稱覲若鄰國相朝諸侯之大夫朝其君及家臣各朝其卿大夫皆得稱朝而已則覲之體統最崇而稱名亦最重覲禮有覲於廟中者有覲於國外者有覲於方岳者

此經自篇首至饗禮乃歸覲於廟中者也自諸侯覲於天子以下覲於國外者也王廵守而一方之諸侯皆覲則覲於方岳者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諸侯秋見天子之禮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朝宗禮備覲遇禮省是以享獻不見焉三時禮亡唯此存耳　又曰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名殊禮異更遞而徧　賈氏公彥曰曲禮下云天子當

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鄭注諸侯春見曰朝受贄於朝受享於廟生氣文也秋見曰覲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朝者位於内朝而序進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立於扆宁而受焉夏宗依春冬遇依秋覲禮今存朝宗遇禮今亡

辨正王氏與之曰古人封建諸侯有人民有社稷若以春則東方諸侯皆來夏則南方諸侯皆來卒有乘

閒而起孰從禦之要知王者欲親諸侯必設為可親之禮或不能朝於春則可以宗於夏或不能覲於秋則可以遇於冬但六年之内不可不以次來王不然巢本南方國巢伯來朝何以曰朝不曰宗韓本北方國韓侯入覲何以曰覲不曰遇

案虞書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周書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虞周之制固已異矣以周制言之而諸經復有不同者曲禮則曰天子當依而立諸侯

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周官大宗伯大行人之文皆曰春朝夏宗秋覲冬遇此篇則專以覲名而篇中所見儀法寀之大行人司儀諸職又多有不符者此禮家聚訟所以至此而紛紛愈甚也朝宗覲遇四者文質繁簡小有不同要無大異圖事比功陳謨協慮亦大概主其所重者言之而非必不可相通之事康成强以四方諸侯分而屬之四時彌膠固矣曲禮所云當依而立諸

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與此篇一也是於廟而特覲者也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則路門外之朝旅見者也康王初即位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頗似之但其儀不可得而詳耳然則朝覲之禮有受於廟者有受於朝者皆正禮也以意約之則朝覲雖可通言而受於廟則曰覲受於朝則曰朝又其大分矣亦有既行朝享之後或以圖事或以比功或以陳謨或以協慮偕王

朝之公孤卿大夫而同列於朝者則無圭幣之執矣射人職云諸侯在朝則皆北面蓋常朝也此篇主言廟中特覲之禮古籍云亡所記各異諸經不盡同者難以强爲牽合也　又案或言朝覲之禮先覲於廟以見王後朝于王以圖事二禮相因四時皆然此蓋欲以彌諸經參差之隙而事有不可行者夫執圭重禮也寧可再乎再則褻矣且廟中王已受玉而未還還玉乃終事也方其未還又執何玉以朝乎

覲禮

正義陳氏祥道曰樂記云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

經解云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案此諸侯覲於天子之禮也爾雅釋詁云覲見也疏云以下見上也而大宗伯鄭注又訓為勤也欲其勤王事兼之而義乃備

至于郊

正義鄭氏康成曰郊謂近郊去王城五十里　賈疏聘禮賓至

于近郊君使卿勞故知此亦近郊也知去王城五十里者成周與王城相去五十里

案王畿千里王城居中畿面各五百里界首置關面各三關凡十二關司關掌之侯氏之來也君先與卿圖事遂戒宰書幣夕陳幣設監守太子曰監國諸侯之兄弟曰處守乃告於祖奠於禰告於社稷山川之神君行卿大夫士介從師從奉主車祖祭而出見日而行逮日而舍奠過他邦則假道至於關敂關人而司關為之告焉由二百里內之遂及百里之遠郊至

五十里之近郊中閒如遂人遺人委人各爲之委積

掌訝環人野廬氏各爲之聚欜而凡王官各贍其事

聘禮賓在國受命啟行過邦入竟具詳此從至于郊

始見者文畧也抑諸侯適天子尚有他篇其禮文可

以互見而今逸之與　又案聘禮注云天子畿内千

里遠郊百里近郊半之敘氏謂此據司馬法而言故

知近郊去王城五十里也

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于帷門之外再拜

勞力報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小行人職曰凡諸侯入王則逆勞於畿則郊勞者大行人也賈疏約近郊勞是大行人以其尊者宜逸也大行人職上公三勞侯伯再勞子男一勞小行人職凡諸侯入王則逆勞於畿不辨尊卑則五等同有畿勞其子男唯一勞而已侯伯加遠郊勞上公又加近郊勞此近郊據上公而言也皮弁者天子之朝朝服也賈疏司服云眡朝則皮弁服璧無束帛者天子之玉尊也賈疏此對諸侯王甲故聘禮云束帛加璧小行人云璧以帛不言諸侯言侯氏者明國殊舍異禮不凡之也賈疏所勞或非一國舍處不同敖氏

繼公曰勞而用璧以為信天子於諸侯之禮也璧無束帛別於享禮且為其當還之也凡以玉行禮而當還者例不用帛云侯氏者指來覲之一者而言耳若泛言之乃云諸帷門者以帷為門也掌舍職曰為帷宮設旌門彼天子之制也然則此但為壇與帷門而已其不為宮與蓋於壇之南橫設兩帷於兩旁而空其中以當門也不受於館舍而受於此蓋其禮宜然爾小行人凡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小行人下大夫

也以是差之則天子之於諸侯有三勞者遠郊宜使中大夫近郊宜使卿然此經惟言一勞之禮亦似與

周官異

案此主於近郊則鄭氏云大行人郊勞者侯伯也若上公則大行人勞於遠郊而卿勞于近郊矣勞使與侯氏俱皮弁猶聘禮郊勞勞使與聘使俱朝服也皮弁雖同璂飾則異夏官弁師職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為

之是堪飾各以命數為等也聘禮主君之受大小聘皮弁服亦然此近郊之勞皮弁則有再勞三勞者俱皮弁可知篇内据同姓大國言之而不見再勞者亦文畧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郊舍狹寡為帷宫以受勞賈疏地官遺人職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市有館郊關之所各自有舍或來者多館舍狹寡故以帷為宫受勞

賈氏公彦曰聘禮使卿勞賓受於門内司儀諸公之臣相為國客亦是受勞於館不為帷宫彼臣禮

卿行旅從徒衆少故在館此諸侯禮君行師從徒衆多故於帷宮

案受勞於帷宮敖氏說是也帷宮故不必大於館君行師從豈必於帷宮中盡容之乎

餘論賈氏公彦曰襄二十八年左氏傳云子産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外僕言曰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為壇今子草舍無乃不可乎子産曰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是諸侯相朝當

為壇以為帷宫受勞之事也玉人職云案十有二寸棗栗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注云夫人謂王后此文不見者以聘禮於聘客主國夫人尚有勞以二竹簋方明后亦有書傳畧説云天子之子十八曰孟侯者於四方諸侯來朝迎於郊孝經注亦云天子使世子郊迎者皆異代法非周禮也

薛氏季宣曰天子待五等諸侯禮數諸侯初入竟上公則五積侯伯則四積子男則三積皆用牢出入

同等上公三問侯伯再問子男一問皆用脯脩若大國之孤天子待之出入亦三積不問一勞自卿以下卿出入二積大夫出入一積據從君爲介之禮也若特來聘問待之禮亦同

案王后遣勞與入竟之積禮宜有之文不具也世子國本也有師保疑丞輔之在學侯國來覲自有王官共職世子何與焉卽異代亦未必有郊迎之法疏蓋博採異聞不足據也

使者不答拜遂執玉三揖至于階使者不讓先升侯氏升聽命降再拜稽首遂升受玉使師異反下使者並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答拜者為人使不當其禮也不讓先升奉王命尊也升者升壇賈疏以帷宫無堂可升故知升者壇也

使者東面致命侯氏東階上西面聽之賈疏知面位如此者並約下文就館賜侯氏東服而知也

敖氏繼公曰侯氏既拜亦揖而先入門右使者乃執玉也言遂者明即於此執之也使者既入門左侯氏乃與之三揖云使者不讓則侯氏

不先讓可知侯氏不讓者以使者尊當先升而不敢讓之也使者不讓而先升者以其正奉至尊之命故也其降拜於階閒北面升就使者北面訝受之

案三揖亦所謂相存偶也至階則使者升自西階侯氏升自阼階但侯氏後於使者二等耳此階其亦七等為之與侯氏升受玉北面則使者南面授之授受蓋當兩階之閒而少西

使者左還而立侯氏還璧使者受侯氏降再拜稽首使

者乃出左還音旋

正義敖氏繼公曰左還東面以俟之也侯氏就使者還璧使者於是復南面受之降拜爲送玉也亦於階閒北面還璧者明其以爲信也　鄭氏康成曰立者見侯氏將有事於已俟之也還玉重禮賈疏有事有還玉之事故俟之不降　賈氏公彥曰直云使者左還不云拜送玉者凡奉命使者皆不拜送若卿歸饔餼不拜送幣亦斯類也案聘義圭璋還之璧琮加束帛報之所以輕財

重禮此以天子之璧不加束帛尊之與圭璋同故亦
還之爲重禮也
侯氏乃止使者使者乃入侯氏與之讓升侯氏先升授
几侯氏拜送几使者設几荅拜
正義敖氏繼公曰有司既布席侯氏乃出止使者且
迎而欲儐之使者亦禮辭許侯氏揖先入使者乃入
也既入不言三揖者如上禮可知讓升侯氏與使者
三讓而先升使事既畢則行賓主禮也儐而用几尊

王使也授几設几之儀見於士昏聘禮及少牢下篇

鄭氏康成曰侯氏先升賓禮統焉賈疏賓在館為主人主人先升

使者為賓賓後升故云禮統焉

几者安賓所以崇優厚也賈疏使者不坐而設

几故云優厚

上介出止使者則已布席也賈疏席之所設唯在此時

通論賈氏公彥曰聘禮卿勞受儐不設几者諸侯之

卿卑不與此同也几不可設於地明有席聘禮受聘

云几筵既設是几筵相將

存疑賈氏公彥曰使者乃入始云侯氏與之讓升是

侯氏不出

案聘禮郊勞勞者出授老幣出迎勞者勞者禮辭賓揖先入勞者從之鄰國之卿體敵猶出迎勞者侯氏於王使出迎可知蓋是時上介先出止之侯氏隨出迎之經故云侯氏乃止使者疏蓋誤此几席其莞筵紛純彤几與

侯氏用束帛乘馬儐使者使者再拜受侯氏再拜送幣乘繩證反儐臂印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儐使者所以致尊敬也賈疏聘禮使卿用束帛勞賓不還束帛賓儐卿以束錦此使者以玉勞侯氏侯氏還玉仍亦儐使者是尊敬天子之使也拜者各於其階賈疏賓與使者行敵禮若鄉飲酒鄉射賓主拜各於其階

敖氏繼公曰使者受儐不稽首者同為王臣故不因其受璧之禮也其授受之節蓋於壇中亦北面授

使者降以左驂出侯氏送于門外再拜侯氏遂從之驂差庵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騑馬曰驂左驂設在西者賈疏陳四馬與

人以西為上聘禮禮賓時賓執左馬以出此亦然也其餘三馬侯氏之士遂以出授使者之從者於外賈疏亦案聘禮而知從之者遂隨使者以至朝　敖氏繼公曰使者亦左執幣乃北面右執左驂以出也四馬象在車前故西者曰左驂駕車之馬兩服居中兩驂在旁使者以左驂出侯氏之士以三馬從之旣則其從者並受幣而皆訝受馬也從之者隨以入國

右郊勞

天子賜舍注今文賜作錫

正義鄭氏康成曰以其新至道路勞苦未受其禮且使卽安也賜舍猶致館也所使者司空與賈疏聘禮使卿致館此亦宜使卿司空主營城郭宮室館亦宮室之事故知使司空但司空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小行人為承擯賈疏小行人職及郊勞眡館將幣為承而擯賈氏公彦曰聘禮賓至于朝君使卿致館此不言致館言賜舍者天子尊極也　敖氏繼公曰侯氏至于國而卽館天子則使上大夫賜舍也此舍謂公館

案掌舍職凡舍事掌之注王行所止舍禮運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是天子固稱舍矣然卿大夫士亦館舍通稱聘記卿館於大夫大夫館於士士館於工商又曾子問為君使凡所使之國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是館舍通稱也此經不云致館云賜舍疏以為天子尊極者蓋因言賜故也

通論李氏如圭曰聘禮賓至即欲受之者主人之禮覲禮且使即安者君上之惠

餘論陳氏祥道曰古者諸侯於王畿有朝宿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王制曰方伯為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縣内視元士則凡非方伯其邑不得視元士也王人出聘館於諸侯之廟國語曰襄王使大宰文公及内史興賜晉文公命文公館諸宗廟是也若侯氏之朝王列國之相朝則不必館於廟故覲禮侯氏至

天子賜舍

曰伯父女順命于王所賜伯父舍女音汝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使者致館辭　賈氏公彦曰此及下經皆云伯父者謂同姓大國也舉同姓大國則同姓小國及異姓之國禮不殊也　敖氏繼公曰順命謂順王命而來朝也賜舍不用幣尊者之禮也

案上文云侯氏遂從之蓋從使者至朝告至也與聘禮下大夫勞者遂以賓入至于朝之義同其時天子即降賜舍之命於是小行人帥至于館而司空乃宣是命辭於舍門外焉聘禮曰大夫帥至于館卿致館

其義例可推也

儐氏再拜稽首

正義鄭氏康成曰受館　敖氏繼公曰不著其所是於舍門外也使者東面致命儐氏西面聽命旣則北面拜

儐之束帛乘馬

正義鄭氏康成曰王使人以命致館無禮猶儐之者尊王使也　賈疏聘禮卿無禮致館賓無束帛儐卿此王使亦無禮致館賓猶儐使者用帛馬尊

王使故也　敖氏繼公曰禮謂禮物也侯氏受館於外既則儐使者於内賈疏既受館則為已所有明儐使者在内敖氏繼公曰侯氏於使者亦有迎送之拜不言者文畧耳下於大夫戒之禮亦然

案聘禮致館後有設飧之節秋官掌客凡諸侯之禮上公飧五牢侯伯飧四牢子男飧三牢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飧以其爵等為之禮疏云此諸侯自相朝主國待賓之禮天子待諸侯亦同諸侯自相待可知疏

蓋因掌客不見天子待諸侯設飧之牢數而以意推耳然恐隆殺不盡同也又掌訝職賓客至于國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于客諸侯有卿訝夏官訝士職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入于國則為之前驅而蹕野亦如之居館則帥其屬而為之蹕誅戮暴客者客出入則道之有治則贊之此於侯氏之來朝皆當有焉經不備見之也聘記賓即館訝將公命又見之以其贄此侯氏訝者卿也贄宜用羔

存疑敖氏繼公曰凡儐使者必於受命之處則此儐之亦當在舍門外

右賜舍

天子使大夫戒曰某日伯父帥乃初事注今文帥作率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夫者卿為訝者也掌訝職曰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戒猶告也告使順循其事也初猶故也賈疏四時朝覲自是尋常故使恆循故常之事也

存疑敖氏繼公曰此戒之亦於舍門外其面位與賜

舍同

案侯氏已在舍應有出門再拜迎入之儀使者升堂東面致命侯氏東階上西面聽之旣乃降兩階之閒北面再拜稽首

侯氏再拜稽首

正義鄭氏康成曰受覲日也

案盛世事幾綜理朝廷不久畱賓故列侯各無廢事賓見有時卽虞書乃日覲四岳羣牧之義也王制諸

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為述職故缺一時之祭此自尊王之禮宜然亦由朝覲有常期故前後時祭得舉耳

右戒覲曰

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朝直遥反餘並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諸侯者明來朝者衆矣顧其入覲不得並耳賈疏上注云言侯氏者明國殊舍異禮不凡之於此言諸侯凡之者以其諸國

同時遣上介故言來朝者衆若其行禮自有先後故云入覲不得並受舍于朝天子使掌次為之諸侯上介先朝受焉賈疏下大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知此亦是使上介也此覲也言朝者其來之心猶若朝也賈疏大宗伯注朝之言朝欲其來之早覲之言勤欲其勤王事各舉一邊言其實早來勤王遍有故變覲言朝分別同姓異姓受之將有先後也春秋傳曰寡人若朝於薛不敢與諸任齒則周禮先同姓賈疏隱十一年左傳文

敖氏繼公曰朝猶覲也前朝者先覲日也此舍如廬舍之舍謂覲時待事之處也若諸侯相朝則但授次

而已聘禮記所云君之次者是也　李氏心傳曰受舍于朝所謂外朝也　賈氏公彦曰此經同姓西面異姓東面曲禮下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彼此皆是覲禮彼諸侯皆北面而不辨同異姓與此不同者此謂外爲位時彼謂入見天子時存疑鄭氏康成曰受次于文王廟門之外聘禮記曰宗人受次次以帷少退于君之次則是次也言舍者尊舍也

案受舍于朝者謂聽王官之所須處也掌次云諸侯朝覲則張大次小次注云與諸侯張之是也其地當在皋門以内庫門以外屬外朝之東西一以來覲者衆餘地能容一以賓車不入大門下行為近也若廟外則覲日陳擯介又諸侯亦當有從臣執幣馬者在焉占地多矣且覲尚嚴廟外宜肅苟盡張次於此從衛紛囂非所以為敬也受舍之舍與賜舍之舍别賜舍之舍館舍也有屋宇蓋司空之屬掌之受舍之舍

次舍也以帷幕天官之屬掌之注引次以帷於義得矣云文王廟門之外則非是同異姓分東西面者蓋放廟中助祭之位以兄弟之黨賓之黨殊之

右受舍于朝

侯氏裨冕釋幣于禰（裨貧醫反音脾禰乃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將覲質明時也（賈疏聘禮賓厥明釋幣于禰故知此亦質明時也）裨冕者衣裨衣而冠冕也裨之為言埤也（賈疏詩政事一埤益我服埤陪之義）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裨以事

尊卑服之賈疏六冕以大裘為上衮冕以下皆為裨以事尊卑服之者即司服云王祀昊天上帝則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祀先王則衮冕以下至羣小祀則玄冕舉天子而言而諸侯亦服焉上公衮無升龍賈疏天子升降俱有諸侯直有降龍而已侯伯鷩子男毳孤希卿大夫玄此差司服所掌也賈疏諸侯唯不得有大裘上公則衮冕以下釋幣者告將覲也如聘大夫將受命釋幣于禰之禮既則祝藏其幣歸乃埋之　楊氏倞曰裨之為言卑也　敖氏繼公曰裨冕者冕服之次者也侯氏若上公也則服衮侯伯也則服鷩子男也則服毳

希天子以大裘而冕十二章者為上衮冕九章者次之是時天子受覲亦服其裨冕故覲者不得服其上服也禰謂考也釋幣者告將覲也其禮則筵几于其館堂户牖之閒南面祝升自西階君升自阼階祝奠幣于几下君北面祝在左君及祝再拜興祝曰孝嗣侯某將覲天子敢用嘉幣告于皇考某侯又再拜君就東箱祝就西箱有閒君反位祝乃取幣藏之君反于阼乃降而遂出也歸則埋幣于禰廟西階之東此

朝以裨冕亦與周官異大行人職言朝服云上公冕服九章侯伯七章子男五章皆其上服也

案凡冕以一上者為正其餘卑者為裨康成云天子六服大裘為上其餘為裨則上公五服衮冕為上鷩冕以下為裨侯伯四服鷩冕為上毳冕以下為裨子男三服毳冕為上希冕玄冕為裨敖說固與鄭注相發明也特鄭注言之未析耳曾子問云大祝裨冕又云大宰大宗大祝皆裨冕玉藻裨冕以朝皆謂此也

若上公衮侯伯鷩子男毳則仍是上服經直云冕可矣又何裨乎所以然者天子非大祭不服十二章之上服則諸侯非助祭於天子雖朝覲亦祗服其次服也然與大行人所言不可强通

存疑鄭氏康成曰禰謂行主遷主矣而云禰親之也

賈疏曾子問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云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彼據天子其諸侯宜亦然

案曾子問言遷廟主此言禰不可以混爲一者也意

諸侯出亦奉遷主以行而告覲則但於禰而不於遷主與若謂遷主也而名之禰以爲親則是名不正言不順也聖人制禮夫豈有此

右釋幣于禰

乘墨車載龍旂弧韣乃朝以瑞玉有繅韣音獨繅音早注今文玉爲璧繅或爲璪

正義鄭氏康成曰墨車大夫制也賈疏巾車職云乘大夫乘墨車之者入天子之國車服不可盡同也賈疏巾車職云同姓金路異姓

象路四衛革路據在本國所乘並得與天子同下記云偏駕不入王門偏駕金路象路等是也既不入王門舍於客館乘此墨車以朝也交龍為旂諸侯之所建賈疏司常職文弧所以張縿之弓也弓衣曰韣賈疏爾雅說旌旗正幅為縿故以此弧弓張縿之兩幅也月令云帶以弓韣韣是弓衣可知瑞玉謂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子穀璧男蒲璧賈疏大宗伯文繅所以藉玉賈疏義見聘禮記敖氏繼公曰乘墨車屈也載龍旂不沒其實也晉韓宣子聘於周自稱曰士大國之卿自比天子之士則其君自比於大夫亦宜也上云前朝此云乃朝則以覲

名篇之意可見矣
餘論馬氏端臨曰圭鎮寶也諸侯以朝見天子執之
以為信不過於當事之時暫捧之而即奠之不常執
也常見繪圖者繪如秉笏之狀葢誤以圭為笏誤以
鎮國之具為容飾之具也古人笏亦但搢耳不常執
之
案墨車加黑色而漆之者也自士昏乘之為攝盛自
入覲乘之則為屈交龍之旂五等所同斿數則異公

九斿侯伯七斿子男五斿弧以張縿必備韣者為將斂也聘禮旜有張斂此亦然與繅以藉玉說已見聘禮

天子設斧依于戶牖之閒左右几依於豈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依如今綈素屏風也賈疏綈赤也素白也漢時屏風以綈素為之象古者白黑斧文故以漢法為況有繡斧文所以示威也斧謂之黼賈疏據繡次言白與黑謂之黼據文體形質言刃白而銎黑則為此斧也几玉几也左右者優至尊也賈疏司几筵職左右玉几注云左右有几優至尊也又大宰職

贊玉几注云立而設几優尊者兩注相兼乃具其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

加次席黼純賈疏司几筵注紛純者如綬有文而狹繅席者則蒲蒻展之編以五采畫純者蓋以雲氣次席者桃枝席有次列成文即顧命所謂篾席也篾謂竹青據竹而言次謂次列據文體而言

賈氏公彥曰爾雅戶牖之閒謂之扆以屏風為斧文置於依地孔安國顧命傳云扆屏風畫為斧文置戶牖閒是也司几筵職云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鄉左右玉几　敖氏繼公曰右亦設几者至尊宜逸不取便其右之義也然則

天子升席不由下矣生人左几自諸侯而下　王氏昭禹曰几司几筵設之肆師則臨而視之肆師職大賓客涖筵几

天子袞冕負斧依

正義鄭氏康成曰袞衣者裨之上也賈疏自袞冕至玄冕皆裨故以袞冕為裨之上繢之繡之為九章賈疏衣繢而裳繡九章龍山華蟲火宗彝皆繢為衣五章藻粉米黼黻皆繡為裳四章凡九也其龍天子有升龍有降龍衣此衣而冠冕南鄉而立以俟諸侯見賈疏下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

賈氏公彦曰負斧依謂背之南面也　敖氏繼公曰
衮冕天子之裨冕也負斧依以俟侯氏入所謂不下
堂而見諸侯也而周官齊僕職言車送逆朝覲者之
節大行人職亦先言公侯伯子男其朝位賓主之閒
相去之步數乃云廟中將幣亦與是禮異者　楊氏
復曰冕服玄上纁下黄而兼赤為纁易曰黄帝堯舜
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乾為天其色玄坤為
地其色黄

案言袞冕則黼裳可知矣不著帶芾舄者畧其輕者也玉藻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詩言朱芾屨人注云舄以赤舄為上冕服之舄諸侯與王同至若佩與所執則玉藻云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考工記玉人云天子執冒方四寸以朝諸侯

嗇夫承命告于天子

正義鄭氏康成曰嗇夫蓋司空之屬也為末擯承命於侯氏下介傳而上上擯以告天子天子見公擯者

五人見侯伯擯者四人見子男擯者三人賈疏天子見公以下並據大行人文皆宗伯為上擯春秋傳曰嗇夫馳賈疏引春秋傳昭十七年文欲見嗇夫是卑官得為末擯意

通論賈氏公彦曰司儀職兩諸侯相朝皆為交擯此諸侯見天子亦交擯可知此所陳擯介當在廟之外門東陳擯從北鄉南門西陳介從南鄉北各自為上下司儀云交擯三辭據諸侯自相見於大門外法此覲禮唯一辭而已無三辭之事案大宗伯職朝覲會

同則為上相注出接賔曰擯入詔禮曰相若四時常
朝則小行人為承擯故小行人職云將幣為承而擯
此文嗇夫為末擯若子男三擯則足矣若侯伯四擯
別增一士若上公五擯別增二士若時會殷同則肆
師為承擯故肆師職云大朝覲佐擯
案廟在庫門內之左將覲質明時侯氏至外朝下車
入次侯王入廟升堂負斧依而立然後侯氏入庫門
而左至於廟門外接西塾東面乃襲執玉擯介既設

於是嗇夫乃承侯氏請覲之命於下介遞傳而上上擯入告天子經云嗇夫承命告於天子乃約其儀以為文嗇夫未必得入廟也

存疑敖氏繼公曰侯氏以天子將廟受之其禮太重故不敢當而辭焉嗇夫於是承其命以告于天子擯者不承命者是時在廟門内猶未出也或曰嗇夫微者也不可與國君接而直告於至尊葢嗇字當作大字之誤也未知是否

案嗇夫之名惟見於夏書嗇夫馳句左傳叔孫昭子所引即此書傳云小臣也然亦夏代之官而周官無之鄭注謂蓋司空之屬固疑之矣敖氏亦疑為大字之誤掌訝職及將幣為前驅至于朝詔其位入復及退亦如之此承命告于天子與彼入復一也而兩經官異則此云嗇夫者果誤與

天子曰非他伯父實來予一人嘉之伯父其入予一人將受之注今文實作寔嘉作賀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非他者親之辭嘉之者美之辭也上擯又傳此而下至嗇夫侯氏之下介受之傳而上上介以告其君君乃許入　敖氏繼公曰言所以廟受之者非有他也以嘉其來朝之故耳伯父其入納賓之辭也入告者以天子此辭出告侯氏　賈氏公彥曰直云伯父其入不云迎之禮記郊特牲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故無迎法

案此時天子亦襲以其將受玉也

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

正義鄭氏康成曰入門而右執臣道不敢由賓客位也卑者見尊奠贄而不授賈疏士昏禮三月壻見奠贄士相見凡臣見於君奠贄再拜與此奠圭皆是卑者不敢授而奠之

案聘禮從賓道者皆入門左聘與享是也從臣道者皆入門右賓介私覿是也侯氏初入門執臣道故右也凡卑見尊奠贄如士冠奠贄于君及賓介私覿奠幣亦然

擯者謁

正義鄭氏康成曰謁猶告也上擯告以天子前辭欲親受之如賓客也其辭所易者曰伯父其升賈疏前辭謂天子曰非他之辭此謁告還用彼辭唯改入字為升也

案大宗伯朝覲會同則為上相注云出接賓曰擯入詔禮曰相此經乃入詔禮時亦稱擯者蓋對舉則別散文則通也經止稱擯者謁注知為上擯者以聘禮擯者之為上擯決之也然則承擯以下其亦在門內

之東負東塾而立與

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

正義鄭氏康成曰擯者請之侯氏坐取圭則遂左賈疏以經侯氏無出門之文知遂向門左從左堂塗升自西階致命也降拜稽首送玉也從後詔禮曰延延進也賈疏賓升堂擯者不升敖氏繼公曰拜于西階東別於內臣也侯氏既成拜宰乃受玉以東是時王於侯氏之拜皆不答所以見至尊之義也

案注云坐取圭而遂左者賓禮也以擯者謁而天子辭之故也王既受玉以授宰則裼侯氏出則亦裼而奉束帛加璧以享矣裼襲之說詳見聘禮

右行覲禮

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四依注作三

正義鄭氏康成曰四當為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賈疏如堯典帝曰咨三岳皋陶云外薄三海泰誓序云作泰誓三篇是古書三四皆積畫此篇又多四字賈疏下有四傳擯路下四亞之又四馬四門四尺字相似由此誤也

大行人職曰諸侯廟中將幣皆三享其禮差又無取於四也賈疏大行人五等諸侯皆同三享聘禮小聘不享大聘雖有享不言數明一享而已若然則三與一及不享是其禮之差無取於四之義初享或用馬或用虎豹之皮賈疏下經先陳馬聘禮特言皮故知初享以此二者聘禮記云皮馬相間可也郊特牲云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是其或用馬或用虎豹之皮為初享也其次享龜也金也丹漆絲纊竹箭也其餘無常貨此地物非一國所能有賈疏禮器云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為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唯所有分為三享皆以璧帛致之賈疏

璧帛致之據享天子而言若享后卽用琮錦

通論鄭氏康成曰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合同也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賈疏玉人職云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言九寸據上公琮以享后不言者文不具也公依命數則侯伯子男之享玉亦如其瑞可知皆有庭實以馬若皮皮虎豹皮也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之後尊故享用圭璋而特之賈疏據二王後享天子與后其於諸

侯亦用璧琮耳賈疏降於享天子也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也賈疏以子男瑞用璧享天子可與瑞同自相享不得與瑞等降用琥璜可知若然子男之臣自相聘亦享用琥璜不得踰君故也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賈疏玉人職云瑑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不言瑑璧以享后亦文不具若然侯伯子男自相享各降其瑞一等可知及使卿大夫覜聘亦如之賈疏玉人職云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覜聘八寸據上上公之臣則侯伯子男之臣各降其君一寸可知

鄭氏鍔曰賓客見王用束帛加璧是謂將幣又有將幣之齎為庭實諸侯奉之以效享上之誠小宗伯職

曰大賓客受其將幣之齎

存疑賈氏公彦曰行覲禮訖相隨即行三享之事三享在庭分為三段一度致之非謂三度致之為皆也

案下文但言侯氏以馬出而不及他物是祗為一享也然則三享蓋當三度致之

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奠幣再拜稽首

正義鄭氏康成曰馬必十匹者不敢斥王之乘用成數敬也　敖氏繼公曰匹馬卓上謂以一馬卓然居

前而先行言此者明其入不與九馬相屬也中庭西方南北之中也庭實用十馬且設於此皆至尊禮異也此奠幣蓋於入門左之位

存疑賈氏公彦曰聘禮庭實皮則攝之注云參分庭一在南又米筥設于中庭注云南北之中此中庭亦是南北之中不參分庭一在南者以其三享同陳須入庭深設之故也

案凡庭實皆於西方參分庭一在南設之此於中庭

明亦西方南北之中非聘禮設米筥之處也三享未必同陳入庭深之義敖氏得之

存異鄭氏康成曰卓讀如卓王孫之卓卓猶的也以素的一馬以為上書其國名後當識為何產也

案匹馬卓上云者明其以此一馬為奉也夏官校人凡大祭祀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齊其色此侯氏享王之馬亦當然注以卓為素的非也

餘論賈氏公彥曰康王之誥二伯率諸侯而入皆布

乘黃朱而乘四馬者彼以享新王乘馬若乘皮以四為禮與此異也

擯者曰予一人將受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亦言王欲親受之　敖氏繼公曰此擯者曰乃言予一人則是擯者凡告於侯氏皆為述王言矣亦異於國君以下擯者之禮與

侯氏升致命王撫玉侯氏降自西階東面授宰幣西階前再拜稽首以馬出授人九馬隨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王不執玉撫之而已以馬出隨侯氏出授王人於外也　敖氏繼公曰撫之者示受之王不執璧帛者貶於瑞玉亦至尊禮異也幣謂璧帛西階前拜送幣者非其正位以欲執馬由便也擯者不延之以升變於授圭時也馬左馬也侯氏親以左馬出敬之至也王臣不於内受馬者無以為節亦至尊之禮異也凡他禮之庭實其主人之士受之者皆以堂上授受為節　賈氏公彦曰幣卽束帛加璧幷

玉言幣故小行人合六幣皮馬與玉皆為幣宰即大宰大宰職大朝覲會同贊玉幣注云佐王受此也三享貢國所有行供奉之節故自執其馬王不使人受之於庭也聘禮享用皮及賔私覿皆使人受之者他國之君不臣人之臣與此異也

案聘禮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而小行人職注云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則朝后享后之禮當繼此行之

事畢

正義鄭氏康成曰三享訖　敖氏繼公曰覲有三享經之所見初享之儀耳其次二享不可相蒙故空其文

餘論賈氏公彥曰聘禮享君尚有幣問公卿大夫此諸侯覲天子享天子訖亦當有幣問公卿大夫是以隱七年左傳云初戎朝於周發幣於公卿凡伯弗賓是其事也

右三享

乃右肉袒于廟門之東乃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袒音但）

正義鄭氏康成曰右肉袒者刑宜施於右也凡以禮事者左袒（賈疏無問吉凶禮皆袒左）入更從右者臣益純也告聽事者告王以國所用為罪之事也　陳氏祥道曰天子宗廟在雉門之外　敖氏繼公曰肉袒示恐懼也袒右變於禮事也為之於廟門之東亦變位入而復右已事更端也告聽事者告擯者以已於此聽事也

事謂已所以得罪于天子之事大戴記曰肉袒入門而右以聽事也

擯者謁諸天子天子辭於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

侯氏再拜稽首

正義鄭氏康成曰謁告也寧安也乃猶女也　敖氏繼公曰天子辭於侯氏者天子以命擯者擯者以告侯氏也凡擯者於侯氏之行臣禮如奠圭之類皆以謁諸王其告於侯氏也則皆傳王命也上文不言謁

諸天子天子辭於侯氏此不言擯者告於侯氏皆互見其文耳云伯父無事辭其聽也云歸寧乃邦安之之辭實未使之歸也

餘論朱子曰周禮最是大行人等官屬之司䕶難曉葢覲禮諸侯行禮旣畢則降而肉袒請刑王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然後再拜稽首出此所謂懷諸侯則天下畏之也如此等處皆是合著如此初非聖人私意

右告聽事

出自屏南適門西遂入門左北面立王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降出勞力報反屏皮盈反又彼郢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王辭之不即左者當出隱於屏而襲之也賈疏以屏外不見天子為隱向者天子外屏右袒今王辭以無事故宜襲也賈疏云天子外屏者據此文出門乃云屏南也禮緯云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勞之勞其道勞也

敖氏繼公曰出自屏南乃適門西則侯氏之出入天子之門亦必由闑東矣適門西為襲也西下

似脫襲字袒於東襲於西宜相變也王勞之亦擯者

傳王之辭

案執圭行朝禮時則王與侯氏授玉受玉皆襲過此

而享則裼矣以裼乃其常也此裼襲相對者也侯氏

請事則袒天子辭之而出則襲此袒襲相對者也雖

襲猶裼自若也亦以裼乃其常也　又案大行人職

王禮上公再祼而酢侯伯一祼而酢子男一祼不酢

則王之禮之也其在勞之之後乎侯氏出就舍天子

應使人致饔餼據天官宰夫職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灋掌其牢禮委積膳獻飲食賓賜之飧牽與其陳數大行人職上公之禮九牢侯伯七牢子男五牢又掌客職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饔餼以其爵等為之禮是其事也聘禮夫人使下大夫歸禮而內宰職掌致后之賓客之禮則后於侯氏亦宜有禮焉此經皆不見之者文畧也或别具於他篇而逸之與

餘論陳氏祥道曰荀子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禮臺

門而旅樹旅道也當道而設屏此外門之屏也天文屏四星近右執法

右王勞

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迎于外門外再拜注古文曰迎于門外𢾾本從古文

正義鄭氏康成曰賜車者同姓以金路異姓以象路賈疏巾車掌五路玉路以祀尊之不賜諸侯金路同姓以封象路異姓以封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鄭直言金路象路者畧之也服則衮也鷩也毳也賈疏司服職上陳王之吉服有

九下云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

敖氏繼公曰上云賜舍則此門外乃舍門外也凡舍惟有一門

案侯氏迎再拜此時諸公亦不答拜如郊勞然　又案注疏據春官司服之文差之則侯伯以鷩子男以毳皆不得衮服然韓奕詩云王錫韓侯玄衮赤舄采菽詩云又何予之玄衮及黼又似凡諸侯皆可得此賜者豈鷩冕毳冕之服可通名爲衮與抑由天子所

賜有不必拘者與

存疑賈氏公彦曰鄭云同姓以封謂王子母弟率以功德出封雖為侯伯其畫服猶如上公賜魯侯鄭伯服則衮冕得乘金路以下與上公同則太公與杞宋雖異姓服衮冕乘金路矣異姓謂舅甥之國與王有親者得乘象路異姓侯伯同姓子男皆乘象路以下四衛要服以内庶姓與王無親者自侯伯子男皆乘革路以下

案疏謂魯齊鄭之車服得從上公左傳萇弘曰分魯公以大路大路金路也明堂位云魯侯服衮冕亦足證之若然則三國入覲郊勞當三勞其他亦如上公之禮矣以勲戚而加隆理或然也杞於春秋稱侯稱伯稱子玩振鷺之詩則其始固上公與

路先設西上路下四亞之重賜無數在車南

正義鄭氏康成曰路謂車也凡君所乘車曰路賈疏君之居以大為名如云路寢路門之等

路下四謂乘馬也亞之次車而東

也詩云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重猶善也所加賜善物多少由恩也春秋傳曰重錦三十兩賈疏閔二年左傳文敖氏繼公曰引重錦之文以證重之為善也

敖氏繼公曰設路亦於西方中庭北輈路車一而已乃云西上者以其與馬同設也四馬設於車東異於駕也

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是右篋苦協反大音泰下大史同注古文是為氏

正義敖氏繼公曰奉篋服者一人耳乃云諸公者若師若傅若保不定也置服於篋故謂之篋服命書若文侯之命之類是也先設庭實乃奉其所以將命者亦至尊之禮異也此不言揖讓之禮如勞可知　鄭氏康成曰右讀如周公右王之右賈疏襄二十一年左傳文是右者始隨入於升東面乃居其右賈疏在公右宣王命也案以篋盛服而加命書于其上所謂命服也車曰命車亦猶是爾采菽詩云天子命之則凡來朝者皆有

命書予之可知春官内史職掌書王命遂貳之即此書也祭統云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之南南鄉所命北面史由君右執筴命之再拜稽首受書以歸則王親命之於廟與此就其舍而命之者異意命之於廟命之於朝命之於舍禮固有隨時不同者與東面居右則在諸公之南亦詔辭自右之義

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

正義鄭氏康成曰讀王命書也

侯氏降兩階之閒北面再拜稽首

正義鄭氏康成曰受命　敖氏繼公曰是時侯氏升降自阼階故拜於兩階之閒不於階東者拜至尊之命宜異於常禮也使者不辭之者以其同為王臣且尊之也春秋傳宰孔止齊侯毋下拜以王命辭之也案未有王命則使者不可代王辭之若辭之則嫌若拜已然又若居已於內而視侯氏為外故敖氏以不辭為尊之也

升成拜

正義敖氏繼公曰亦於阼階上不辭之而升成拜尊者之禮也必成拜者放授玉之儀也受勞者未有所放故惟拜於下而已

存疑鄭氏康成曰大史辭之降也春秋傳曰且有後命以伯舅耋老毋下拜（賈疏僖九年左傳文）此辭之類

大史加書于服上侯氏受

正義鄭氏康成曰受篋服　敖氏繼公曰受亦北面

諸公南面訝授之此受於堂乃不著其所是就而受之明矣

使者出侯氏送再拜儐使者諸公賜服者束帛四馬儐大史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既云拜送乃言儐使者以勞有成禮畧而遂言賈疏共賓儐使者在拜送前於儐後畧言者以儐有成禮可依也

案郊勞賜舍儐使者一人此儐諸公大史二人大史下大夫與諸公尊卑異而儐如之者使事既同儐禮

不應殊別且束帛乘馬不可以為減殺也

右賜車服

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禮云伯父據同姓大邦而言

呂氏大臨曰父與舅以姓同異而別也伯與叔以位尊卑而別也謂之父與舅尊之親之之辭也

通論賈氏公彦曰周官冢宰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

王治邦國注云大曰邦小曰國對文則别散文則通故此大國言國小邦曰邦也下曲禮東西二伯同姓稱伯父異姓稱伯舅州牧同姓稱叔父異姓稱叔舅與此異

饗禮乃歸

正義鄭氏康成曰禮謂食燕也賈疏聘禮及諸文言饗無云禮者今饗下有禮故以禮為食燕王或不親以其禮幣致之賈疏經變食燕而言饗禮見王有故不親食燕則以禮幣致之畧言饗禮互文也賈疏直言饗見王無故親饗之若有

故則以酬幣致之食燕之禮王有故以幣致之王無故亦親食燕故云互文掌客職曰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侯伯再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一食一燕賈疏引此見五等諸侯饗食燕皆有證經之禮是食燕也

通論賈氏公彦曰掌客職三饗三食三燕若弗酌則以幣致之是諸侯自相待法則天子待諸侯三者皆有幣可知又掌客職王巡守從者三公眡上公之禮卿眡侯伯之禮大夫眡子男之禮則天子使公卿大夫存覜省至諸侯之國諸侯與之饗食燕皆有幣與

諸侯同可知也若大國之孤聘於天子及鄰國其饗食燕有侑幣酬幣亦與子男同又聘禮云若不親食使大夫致之以侑幣如致饔無儐致饗以酬幣亦如之是親饗食之有幣可知又云燕與羞俶獻無常數又不言致燕以幣則無致燕之禮親燕亦無酬幣若然天子諸侯燕巳臣及四方卿大夫皆無酬幣也　陳氏祥道曰郊明堂之饗帝宗廟之饗先王王饗諸侯兩君相見謂之大饗先王之於帝也親之與祖考同

於賔也敬之與人鬼同故亦謂之饗饗賔之禮所乘則齊車所卽則宗廟所用則祭器祼以鬱鬯尚以玄酒設以庭燎樂則肆夏牲則房烝故大司樂職云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饗禮几設而不倚爵盈而不飲殽乾而不食凡以訓恭儉而已

案饗食燕三者天子諸侯卿大夫以禮禮賔之目也此經侯國之書故本篇雖畧見饗禮之目而無如何饗之如何禮之之文卽以侯國言之而公食與燕二

篇僅存饗則無有春秋傳載襄王饗晉侯鄭伯饗趙孟之類祇紀其事而儀節之詳隆殺之等亦不可得而考矣聘禮饗食燕之外有羞有獻周官庖人職共賓客之禽獻則王朝於覲賓亦有羞獻可知聘禮有大夫饗食有還玉有賄有贈此皆當有之文不具耳雖詩言相予肆祀載見詩言率見昭考則羣后入覲者當祭則無不與而二王之後宜為長賓也考工梓人職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地官牛人春官鎛師𦙍

瞭典庸器夏官小臣諸職於賓射胥有事焉則天子有與諸侯賓射之禮蓋又别於燕射但或舉或不舉非若饗食燕之有常耳侯氏旣覲而歸則告於祖禰社稷山川飲至舍爵策勲焉禮也

右言稱謂與其禮

諸侯覲于天子為宫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謂時會殷同也賈疏大宗伯職時見曰會殷見

曰同注云時見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猶衆也十二年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王亦為壇合諸侯以命政焉所命之政如王巡守宮謂壝土為埒以象牆壁也為宮者於國外八尺曰尋十有二尋則方九十六尺也深謂高也從上曰深司儀職曰為壇三成成猶重也三重者自下差之為三等而上有堂焉堂上方二丈四尺上等中等下等每面十二尺賈疏此以下基九十六尺上下三等每等兩相各丈二尺共二丈四尺三等總七丈二尺通堂上二丈四尺合九丈六尺也方明者上下四方神

明之象所謂明神也司儀職曰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謂此也王巡守至于方岳之下諸侯會之亦為此宮以見之　敖氏繼公曰為宮者築宮牆也王十二歲若不巡守則四方諸侯皆來朝於是為壇壝宮於國門外之南方而受之此所謂大朝覲也司儀職曰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正謂此也方明云者其制方而每面又各以色為其神明之象因

以名之加此於壇為將祀之也掌舍職曰為壇壝宮設棘門　王氏安石曰王廵守則諸侯各朝於方岳王不廵守則會諸侯而殷見或廵守或殷國其出而省焉一也

案周官言朝覲會同者非一或專言朝覲或專言會同或統言朝覲會同又或言大朝覲大會同又或言合諸侯目其事者有異則行禮之處與其法儀亦當有殊然諸職散見其緒棼如條分縷析而各指其所

歸蓋難言矣時會殷同大宗伯大行人兩見之而公
西氏言志亦曰如會同則會同蓋視朝覲爲大案之
鄉師牛人縣師遺人稍人稾人諸職會同則有徒役
輂輦牛車任器委積之共衆庶之作糧食之備而大
祝職言大會同過名山大川用事焉則會同似不專
在近畿國外者豈其諸侯衆多而發禁施政所行者
遠故擇一道里適均之地以爲會同之所而王亦就
之與此禮有因巡守而舉者亦有不因巡守而舉者

因廵守則舉于方岳不因廵守則無論王畿内外遠近皆可舉與職方氏先言王將廵守下云王殷國亦如之則是廵守與殷國為二也若京師之朝覲見於廟見於朝者其恒也設使來朝者多若一一特見旣恐久留賓客而王亦不勝其勞且或廟朝之不足以容也於是為壇于國外以受之一日而畢事其斯為大朝覲之禮與若然則亦不必以十二年王不廵守而後有此矣為宫而四門畧放明堂之制必四門者

以其四方有當禮之神故設四門以通之也雖有四門而諸侯行覲則但入自南門而卽位於壇之南耳與明堂位之法異也聘禮習儀云為壝壇無宮而此云為宮則當有牆垣矣深四尺言其最上一層之崇也最上一層所謂堂也崇四尺而為三成是每成一尺而堂不以成數也每成一尺則一舉足而升無階矣近郊有明堂諸侯之覲不於明堂而别為宮其故未詳豈朝諸侯於明堂為非常之典第閒世偶舉之

而不可以褻與

存疑鄭氏康成曰春會同則於東方夏會同則於南方秋會同則於西方冬會同則於北方會同而盟明神監之則謂之天之司盟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

賈疏宗廟木主亦上下四方為之無正文約同之但宗廟主止一神而已此以六色為六神用六玉禮之有此別但取四方同而已

賈氏公彥曰大行人諸侯依服數來朝時會無常期假令當方諸侯有不順服則順服者皆來朝其中有當朝之歲者自於廟朝覲若不當朝

之歲者當在壇朝若十二年王不廵守則殷朝六服之内若當歲者即在廟則依服數十二歲合有侯服年年朝者在廟朝覲其五服自甸男采衛要若以十二歲王廵守總合朝服不得獨在廟而在壇朝故會同皆言旣朝覲乃為壇於國外也

辨正陳氏祥道曰司盟職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左氏曰不協而盟則凡會同不必皆盟也

案分四時而為宫於四方猶是分朝宗覲遇而謂四方諸侯分來之見也多見其固已夏官戎右會同充革車盟則以玉敦辟盟彼云則可見會同有不盟者則方明乃統上下四方之神非直以為盟神也此壇卽所以為朝覲非既朝覲乃為此也若覲於廟矣而又為此則兩番執玉既嫌於褻而天子亦何其不憚煩乎蓋不然矣

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

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

正義鄭氏康成曰六色象其神六玉以禮之設玉者刻其木而著之（賈疏以其不刻木安於中則不可故知然也）敖氏繼公曰設六色以象天地四方之色也設六玉為祀時以此禮之上不以璧而以圭下不以琮而以璧亦與周官異也所以然者以四方之玉無所象故於天地之玉亦不必象之也用圭璧者圭璧尊也大宗伯職以

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謂方明之玉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上宜以蒼璧下宜以黃琮而不以者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賈疏大宗伯蒼璧禮天黃琮禮地今不用璧琮故云非天地之至貴者旣非天地之至貴卽日月之神典瑞云圭璧以祀日月

案上下之神則何貴賤之別禮各有所主耳此合諸侯主於合百神而禮之故設方明以為神上下四方

則六合備矣以是為兼柴望諸祭也康成於周官有北極崑崙諸解悉本緯書不可遵用以大宗伯文與此參觀之則敖氏以彼之六器即此方明之王者其是與蓋經有前後而記又異人故或參差焉耳

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　注古文尚作上

正義鄭氏康成曰置於宮者建之豫為其君見王之位也　敖氏繼公曰旂上左而公侯伯子男皆就其

旂而立則是五等之位自西而東皆北面與朝事儀所言諸侯之位異也射人職言正朝之位云諸侯在朝則皆北面朝士職言外朝之位云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然則五等諸侯同在朝唯為一列亦可見矣諸侯旣入立于位王乃於壇上三揖之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　賈氏公彥曰置旂於宮前期一日可也公侯就旂據臨時也此旂與在軍徽幟同皆以尺易仞小而為之

存疑鄭氏康成曰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賈疏中階之前已下皆朝事儀明堂位文以朝事儀論會同之事明堂位朝諸侯於明堂不在宗廟皆與此同故鄭依之也言上者皆以近王為上尚左者建旂公東上侯先伯伯先子子先男而位皆上東方也賈疏侯伯别階相對子男雖隔門亦相對皆以東為上諸侯入壝門或左或右各就其旂而立賈疏二伯帥之各依左右皆北面立定乃始各就其旂而立王降階南鄉見之賈疏燕禮大射公降揖羣臣故知王亦然覲禮天子

不下堂而見諸侯今王降者以在壇會同相見與覲異也王三揖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賈疏司儀職文見揖位乃定

案云皆奉其君之旂則旂各以其國為識也置之蓋插於地然則覲時羣介皆不入與上左當從敖說為正明堂位別是一禮朝事儀乃取司儀職與明堂位之文混合而為之不足據也且此壇崇廣尺度經文甚明未見有所謂中階東階西階者其五等諸侯相次之位則各有舊典如衞長於蔡之類故不煩王官

之秩之與周之法以異姓為後則爵同者亦先同姓次異姓乃及庶姓是以王有三揖之差也揖之乃升猶燕禮大射儀之遍卿遍大夫耳

四傳擯注古文傳作傳

正義敖氏繼公曰王既揖於是諸侯皆升奠瑞玉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既則皆拜於下擯者總延之曰升乃各升成拜於奠玉之處降出三享奠玉幣亦如之傳擯者傳其擯辭使之升拜也一朝

三享凡四此於享亦升之異於特覲者以其衆也存疑鄭氏康成曰王既揖五者設擯升諸侯以會同之禮其奠瑞玉及享幣公拜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賈疏三等拜禮皆司儀職文擯者每延之升堂致命王受玉撫玉降拜於下等賈疏受玉謂朝時撫玉謂享時司儀職三等之下云其將幣亦如之及請事勞皆如覲禮賈疏請事謂侯氏奠圭擯者請侯氏王欲親受之勞謂侯氏請聽事後王勞之四傳擯者每一位畢擯者以告乃更陳列而升其次公也侯也伯也各一位賈疏公侯伯面位同故各自設

擯子男俠門而俱東上亦一位也賈疏雖隔門相去近又同北面東上故共一位設擯至庭乃設擯賈疏上覲禮門外設擯此諸侯各就其旂而立四傳擯則在諸侯之北故知至庭乃設擯則諸侯初入門王官之伯帥之耳賈疏若康王之誥云大保帥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帥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北面此雖無應門亦二伯帥入宮門或左或右皆北面立定乃始各就其旂而立也

案於壇受覲王位亦當設斧依南鄉此時方明其在斧依之北與王位當有帷幕帟綬幕人共之掌次張之天子執冒四寸以朝諸侯其此時與諸侯升而奠

玉王不親受以其衆且奠之不一等而王又有所執也旣成拜宰代受玉以授有司于東乃行三享司儀職云其將幣亦如之是也上擯蓋立于壇之上等稍東而西面以擯升降而傳辭其承擯以下立于門東北面之位諸侯之介則皆不入也旣享王酌鬱鬯禮之司儀職云其禮亦如之是也王或當統勞之至肉袒聽事則未必有矣禮與勞亦擯者傳之而不在數者以一覲三享爲禮之正也四傳擯之說敖氏近之

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

正義鄭氏康成曰馬八尺以上為龍賈疏周禮廋人職文大旂大常也賈疏司常職日月為常交龍為旂則旂與常別此既象日月則是大常而云大旂者九旂各有定稱亦有通名故大常亦謂之大旂王建大常縿首畫日月其下及旒交畫升龍降龍賈疏爾雅說旌旗云正幅為縿謂旗旗身也其下屬旒乃畫日月交龍周以三辰日月星畫於常此不言星畧之也諸侯交龍為旂無日月王之大常非直有日月兼有交龍

敖氏繼公曰載大旂者以拜日及祀方明也巾車

職曰玉路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此載大常則乘玉路矣東門即此宮之東門也拜日於東郷其所出之處也於宮門外者由便爾祀方明者祀上下四方之神也上下四方之神唯壹祀之者因朝為之故其禮簡大宗伯職曰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謂祀方明之禮也此言已受諸侯之朝享乃帥而拜日其節亦與朝事儀不同

存疑鄭氏康成曰此謂會同以春者也朝事儀曰天

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繅藉尺有二寸搢大圭乘大路載大常十有二斿樊纓十有二就貳車十有二乘帥諸侯而朝日于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朝諸侯由此二者言之已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也賈疏朝事儀朝日退乃始朝諸侯此覲禮加方明於壇上王乃四傳擯是已祀方明乃始見諸侯二者同也凡會同者不協而盟司盟職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藏之言北面詔明神則神明有象也象者其方明乎

賈疏司盟職云詔明神不言方明此文直言方明不云明神鄭以義約為一事故云乎以疑之及盟時又加於壇上乃以載辭告焉詛祝掌其祝號賈疏春官詛祝職掌盟詛類造攻說禬禜之祝號

案先拜日而後祀方明者以日為百神之首尊之拜於東門之外者及其在東方而拜之見其時之蚤也直拜之而已無牲幣以其又於南門外禮之也天子乘玉路載大旂以出則諸侯亦各乘其路從之以偏駕在王門之外則可乘也此云大旂則諸侯上介之

奉以置于宫者不大可知矣天子拜日諸侯亦從拜與反祀方明則𠕋依當先徹之祀之之儀未詳葢無尸王行一獻之禮奠爵而諸侯即初位立亦有助祭與執事者與方明雖不盟亦祀之非以為盟神也先朝享而後拜日祀方明次第當依經朝事儀湊合之書不可援彼以汩此

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丘陵於西門外

正義敖氏繼公曰門亦謂宮門禮謂祀之也不言祀者以異於正祭變其文耳禮日於南禮月與四瀆於北禮山川丘陵於西皆隨其地之陰陽而為之與拜日於東之義異也禮川不於北者四瀆尊宜辟之也此三禮者皆與上事相屬而舉之天子廵守有懷柔百神望秩山川之禮此諸侯以天子不廵守之故而來覲故天子於此亦畧修祀事以放廵守之禮云

鄭氏康成曰禮月於北郊者月太陰之精以為地神

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此謂會同以夏冬秋者也變拜言禮者容祀也賈疏上經拜日無盟誓不加方明於壇此經三時皆言禮見有盟誓之事加方明於壇則有祀日月四瀆及山川之事盟神必云日月山川焉者尚著明也詩曰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春秋傳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賈疏定元年左傳文此皆用明神為信也

案先拜於東又禮於南亦尊之也禮日不於東禮月不於西其辟朝日夕月之禮與以北繼南月之尊次

日也禮之之儀宜與祀方明之禮畧同旣禮諸神則
正禮畢矣於是王入而諸侯亦各歸其舍乃有使卿
歸饔餼諸禮掌舍職所云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
二牢而諸侯長有再獻司儀職所云王燕則諸侯毛
者疑皆踵此而行之蓋諸侯旣多或不能以三饗三
食三燕之數拘矣

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瘞於例反注古文瘞作殪

正義敖氏繼公曰謂以此四事用其祭物也祭物謂

牲幣之屬燔柴者置之於積柴之上而燔之升謂懸之瘞埋也此皆順其性而為之蓋因上文遂并言正祭之法以明所謂禮者異於此也　賈氏公彦曰上論天子在國行會同之禮於郊拜禮日月山川之神今據天子廵守於四嶽各隨方向祭之　鄭氏康成曰燔柴升沈瘞祭禮終矣備矣

案上文禮神之事皆於壇宫之外行之則燔升沈瘞俱無所用故敖氏以為正祭之法也意廵守於方岳

而燔柴望秩則此禮亦備有之凡合諸侯或因而有盟但祭不為盟設而盟亦非定典耳

存疑鄭氏康成曰升沈必就祭者也賈疏對上經山川丘陵但望祭之言就祭則是謂王廵守及諸侯之盟祭也賈疏經主為天子而注兼言諸侯者以諸侯自盟亦祭山川為神主也其盟揭其著明者賈疏日月為明山川為著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宗伯職曰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則燔柴祭天謂祭日也柴為祭日則祭地瘞者祭月也日月而云

天地靈之也〔賈疏以其尊之欲為方明之主故變日月而云天地是神靈之也〕王制曰王巡守至于岱宗柴是王巡守之盟其神主日也春秋傳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而云山川之神是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也月者太陰之精上為天使〔賈疏此是緯文〕臣道莫貴焉是王官之伯會諸侯其神主月與

辨正陳氏祥道曰經言祭天而鄭氏言祭日經言祭地而鄭氏言祭月且方明以象上下四方而經傳凡言主盟者多稱神明曰司慎曰司盟名山名川羣神

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齊語桓公約誓於
上下神祇則諸侯之盟非特主山川也鄭氏謂王之
盟主日諸侯主山川王官之伯主月其說無據
右大朝覲之禮
案大朝覲雖曰四方諸侯皆來亦大約數十國而
止以壇室所容無多而君行師從則王國止宿之
處或虞不給而芻薪亦難繼也然則當此之年方
伯連帥亦量率其當有事於王朝者而非盡六服

以行與古者小國極多皆附大國以達於天子固不必胥羣辟而奔走於路也

記几俟于東箱

正義鄭氏康成曰東箱東夾之前相翔待事之處敖氏繼公曰經云設斧依于戶牖之閒左右几乃云天子袞冕負斧依則是天子登席於旣設几之後也此云几俟于東箱其指未設几之前而言與

存疑鄭氏康成曰王卽席乃設之也賈疏其席先敷其几且俟於東

箱待王卽席乃設之若聘禮賓卽席乃授几

存異賈氏公彥曰上經覲在廟中考工記鄭注宗廟路寢制如明堂明堂有五室四堂無箱夾則宗廟亦無箱夾此有東夾者周公制禮據東都乃有明堂此文王廟仍依諸侯之制是以有東夾室

案賈氏謂明堂五室四堂無箱夾是也謂宗廟亦無箱夾則大繆矣周公制禮東都乃有明堂無稽不根惑人尤甚總由康成宗廟路寢制如明堂之語誤之

說見考工記匠人職

右記几

偏駕不入王門

正義鄭氏康成曰同姓金路異姓象路四衛革路蕃國木路駕之與王同謂之偏駕不入王門乘墨車以朝是也偏駕之車舍之於館與　賈氏公彦曰五路玉路以祀不賜諸侯金路以賓同姓以封象路以朝異姓以封革路以即戎以封四衛木路以田以封蕃

國天子所乘為正諸侯乘之為偏　敖氏繼公曰言此者明唯王車乃入王門也凡非王車皆謂之偏駕

案此言平日所受賜之路在外則可乘之覲則不得乘之以入也然則墨車入王門矣廟在庫門内之東侯氏乘墨車至庫門外乃下與以王俟之於廟而不迎之故也

右記車

奠圭于繅上

正義鄭氏康成曰謂釋於地也賈疏侯氏入門右奠圭於地時以繅藉之乃釋

敖氏繼公曰明奠時開繅而見玉也經云乃朝以瑞玉有繅

案此謂初執圭時斂繅繫組以入至入門右坐奠時乃開繅而奠於其上以相變為文也然則擯者謁而侯氏取圭以升亦當屈繅而斂之及升堂致命乃垂繅開之以授王與王受玉亦斂之乃以授宰然則惟正行禮授受時方從執之其自外而入自下而升皆

卧執之也

右記奠圭

欽定儀禮義疏卷二十一